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昊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哲宗元祐三年孫升上奏曰臣竊以威福勢利人主
既當獨執則法度紀綱上下所以相維自古法度廢紀
綱壞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然則人主所以能擅四
海之威福持天下之利勢者以有法度紀綱爾夫修法

度正紀綱坐廟堂持公道決是非進賢退不肖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者執政大臣之事也日月之有蝕聖賢之有過君不以無過為德而以改過為善是以先民詢及芻蕘而庶人得以議者聖人之善取諸人稽于衆而不自用也以天下之重器宗社之大業所以維持豈一人之力哉法度紀綱之所在雖人君且不敢有所私故詔令未出則論思之臣得以議之書讀之臣得以駁之詔令既行則諫諍之官得以爭之御史之官得以言之

上下維持不可一日廢此朝廷所以分職任官之意也
苟非其人不可使當其任既使居其任則不可廢其言
廟堂之上以公平自任平一為心是非判然邪正不亂
黜陟惟允進退無愧期於上下無言則可矣不可必欲
使之不言也若夫是非之不分邪正之不明而論思封
駁之臣不獲申其議諫諍彈劾之官不得盡其言不恤
天下之公議以快意於一時若是則非所以明法度正
紀綱上下相維為天下萬世治安之計也伏願陛下深

思自古治亂興亡之戒而以朝廷法度紀綱為意宣諭執政大臣則天下幸甚

六年侍御史賈易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疏曰臣竊以天下大勢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謫見無所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夫毀譽不以其真則主聽惑主聽惑則邪正無

別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政化陵遲亂之所由
生也言上下相蒙則是人君聰明壅蔽下情不上達之
謂也可不畏乎夫官人不任其責則萬事隨廢彝倫攸
斁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
充溢乎宇內以干陰陽之和災異所從而起也言政事
苟且則是無復有治道而姦吏蠹賊靡所不至也可不
畏乎夫生財不得其道則公私困弊衣食之源日蹙用
之於無事之時然且有患矣不幸倉卒多事則必狼狽

窮迫而禍敗至矣言經費不充則是一切用度皆匱乏而斂散屈伸無及時預備之計人情易搖而根本有微弱之虞也可不畏乎夫教養不以其方則士氣浸弱士氣浸弱則節義凋喪偷合苟容之俗滋長背公忘君之風益扇將誰與立太平之基而又寧王國者哉言人才廢缺則是士君子無賢智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物於朝天下所從而否也可不畏乎夫人心不知所向則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賊害爵之以高位而不加貴僂

之以顯罰而不加懼人君之利勢無以鼓動四方微利
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何所不有言刑罰失中則是
人無所措手足姦宄由是而莫禁可不畏乎臣獨恨二
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之弊任事者不以為
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也然則
興廢補弊救溢扶衰豈無策乎欲知毀譽真偽之情則
莫若明四目達四聰使下無壅蔽之患讜言直論日至
乎前而讒說殄行無以遁其情則賢佞邪正皦如白日

中心湛然如止水如定鑒孰敢欺蔽以售其偽耶書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欲官人皆任其責而
政事脩明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故四郊不治則
責郡邑之臣以其無敷本務農之效五品不遜則責師
帥之官以其無承流宣化之績夷狄畔渙則責之邊帥
獄訟煩苛則責之士師盜賊多有則責之警尉羣司百
官因任而責實黜幽而陟明著以一定之制則賢能者

樂運其才而疲懦不肖者不敢貪位而尸祿詩曰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欲
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賤末作崇儉約廢奢侈
使四方之民各守其業不見異物而遷講明先王制國
用量入為出之法行之天下將使公私富足而九年之
食不匱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此之謂也欲教養人材必
以其方則莫若闢四門以廣詳延之路縻好爵以厲廉

遜之節明詔公卿大臣使各舉其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隨宜而用之不善者一切報罷然則岩穴無幽隱之賢朝廷多譽髦之彥矣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欲人心皆知向正則莫若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不以親疎貴賤為之重輕與天下為畫一故為善於家者必賞於朝為不善於幽暗者被罰於顯明所以風動四方而信於天下也如此故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之行不

作書曰德明惟明德威惟威此之謂也舉是數者一以至誠惻怛力行而無倦則太平極治之功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

七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曰臣恭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實藹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

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願神內景遠光前人垂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如以臣言為然伏望明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

燾為尚書右丞相又上言曰臣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聞聖聽陛下聖明洞察不賜疎斥嘉其忠蓋用之輔政臣仰體眷遇益堅臣節重以身蒙寵榮而未行其言是以夙夜不遑寧處期必補報不敢少懷

不盡之意致陛下有後時之悔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為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淵宸遠慮深識用臣前言適其時矣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主以全大功臣不勝激切盡言之至

八年燾又論政事之要五疏曰臣聞天之愛養生靈必命仁聖之君以為之主而又生賢人君子於四方以為人主之用使君倡臣和共修善政以代天理物而成太

平之功故人君立政必求其賢人君子布列左右前後
以為輔佐所以副天之愛養生靈之意也恭惟皇帝陛
下以仁聖之資荷天授命太母以至公至正恭敬節儉
保護清躬九年成德今陛下至明獨斷中外歸心太母
可謂有社稷大功而恩及四海矣陛下當攬政之初
正是求賢之日當舉政事之要隨事以任人材各用其
所長則上下交脩治道成矣是能敬天受命副天愛養
生靈之意也臣竊惟今日政事之要凡有五事一曰人

材不純二曰命令不堅三曰朋黨交通四曰百姓窮困
五曰邊鄙驕橫此五者為敝已甚須廣求賢人君子各
隨其材之所長而用之講求長策以去此五敝陛下必
欲人材純一莫若明辨君子小人可用君子而使小人
不可用小人而使君子也中正不倚正直公忠者此君
子也姦邪阿附蔽賢營私者此小人也既知其為君子
則必崇用而信任之既知其為小人則必消退而疎遠
之信任之謂當用於要近常令在內也疎遠之謂當隨

才領事常令在外也又當求賢人君子於四方則天下之賢才皆得而為用矣書曰立賢無方謂不專用一方之士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謂進君子退小人在果斷而不惑也陛下必欲命令堅明莫若謹於更張審於施設無以淺事輒廢遠慮無以辯言輕動成法蓋條法頻改則人情惑而不安命令二三則主威玩而不重凡造令立事必先謀於大臣講究雖大臣以為是未可行也又示於近臣使之參考雖近臣以為是亦未可行也

又行於百官使之合議須羣臣皆以為是論議詳熟曲盡人情而不疑也然後可以行之一定而不可復變必使中外上下謹守敬信如日星之燦然可仰也書曰敬乃攸司謹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謂作命所以示信於天下必謹之於初既行而不可改也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謂不善不時者不可輕舉也陛下必欲無朋黨交通之患莫若判別邪正辨察真偽無惑先入之說必取衆多之議則事合公當不牽於所愛必察偏私之

情則真偽自明常使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朋黨自消
交通之歡自無矣易之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
君子進小人退則邪正分而泰道成矣泰者天下安治
之謂也詩曰雨雪瀼瀼見晁聿消雨雪陰也比小人晁
陽也比君子謂用君子則小人自消也陛下必欲百姓
無困窮之憂莫若賦斂寬平徭役輕簡豐稔和平則安
養富庶之使常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
至失所臣下有寬百姓之請者擇而行之臣下有培斂

百姓之說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別立舉法以隔私恩如知州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舉而不得以恩例為請則多得實材可以分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謂政事必欲愛民官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陛下必欲夷狄賓順莫若脩文德而立威制顏面詔大臣精選忠實明信之士付以帥權勿用怯懦輕詐之人終誤邊事保守封疆寸土不可棄之愛養生靈一民不可失之如其恭順聽命可

行恩信如此則文德明矣如其傲慢叛命必用誅伐如此則威制立矣不可屈從俯就損德失威養成他日之患為朝廷憂也傳曰懷遠以德立德以威謂禦外患者必使畏威而懷德也恩威並行則可以制勅敵矣欲救此五者之弊在陛下信任左右大臣謹擇侍從要近公選諫官御史也大臣者陛下同體之臣也必須精察而揀擇之無牽恩私之情以絕僥倖僥倖進則悞國事既誤國事必有後悔及其悔也亦已晚矣不若謹之於初

也無惑左右之說以消讒間讒間進則蔽惑聰明忠直
疎遠輔佐失道必有後憂及其憂也亦已晚矣不若謹
之於初也大臣之間而宰相尤為之重故宰相重則朝
廷重宰相輕則朝廷輕是宰相之任用人得失繫國家
重輕社稷安危也而進退之際可不重乎願陛下照之
以至明斷之以至公勿為輕聽勿為快意如此則忠賢
得用左右得人矣既知其為賢人也無移臣下愛憎之
言而或疑之又加信任使之盡忠謀國修輔上德則百

官皆得其賢萬事皆得其當天下可以安靜陛下可以無憂也如用失其人則天下未得安靜陛下未能無憂也此而一有失得在今日所繫尤重當陛下用人之初是四方觀政之日不可不謹也侍從要近者陛下左右獻納之臣也得賢人而在位則朝政闕失得以聞人材邪正得以知緩急於其間選用輔佐之任易而得人矣諫官御史者陛下耳目之官也尤須審任而親信之此而得人則所聞皆得其公所行皆得其當不得其人則

所聞皆得其私所行皆得其偏如所任得賢正之人則
陛下視聽聰明矣可以分別君子小人可以辨定是非
曲直可使消除朋黨交通如所任失於姦邪之人則為
權臣耳目上蔽陛下聰明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以君子
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使君子不得進小人日益多如
此則朋黨交通之私勝矣此官最為清要此地最當擇
人陛下聰明洞達物情不可不察也臣愚不佞竊嘗留
意於賢人君子思有以助陛下今日求賢之意謹以其

所知及采於公論有可以為近臣者有可以為言臣者
各以其材之所長條具別奏願陛下擇而任之時以名
字出於清衷自用三兩人以聳動羣臣耳目使朋黨沮
喪失計忠良喜樂盡忠陛下今日欲求輔佐聖德正須
用此等人也望聖心斷然必用之以合天下公議則朝
廷之福宗社之慶中外之幸也臣子區區報國之心惟
陛下財赦而垂聽焉

貼黃臣自塵侍從以至擢居近輔竊觀陛下有仁聖

之資望陛下行仁聖之事願陛下成仁聖之功天下之大一力不能獨治自古聖帝明王必須臣下共成洪業伏望陛下用此羣賢早成大功以慰臣民之望

燾又論四者歸心之道奏曰臣聞聖主之興必敬天道以修人事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興嗣明德早有宗社天之付畀陛下者如此之重陛下必有以報天順帝而靈承之以對萬

壽之福也天之所喜者在安民民之所安者在仁政仁政之道本於安靜而不擾夫安靜而不擾者人心之歸也人主以一身之尊居四海之上必得人心之歸已則享國長久安寧而成太平之功矣今陛下覽政之初是四方觀德之日宜有上當天心下慰人望克承祖宗之休敬用太母之訓安兩宮之慈垂萬世之法此廟社之福天下之幸也臣願獻愚忠以助聰明之萬一焉夫親近法座日侍清光莫如左右之人也人人願效腹心以

副眷遇必知其所用心則可使臣節竭忠也臣願陛下
戒喜怒平愛憎略小過以盡人之善錄小勤以勸人之
忠如臂之使指如手之捍衛頭目始終責其力焉此左
右所以歸心也夫正朝廷明國體莫如廷臣以道佐人
主者有輔弼論思獻納者有侍從拾遺補過者有諫官
繩愆糾繆者有御史此王官之要也聚於朝廷各有職
守不可使有交通不可使有朋黨交通則蔽聰明亂國
政而為姦詐欺罔朋黨則害良善而隔正直此不可不

察也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君子小人相反者也君子正小人邪君子忠小人佞君子得權則敬戒而愈恭小人得權則傲狠而難制君子可以與權小人不可以與權臣故曰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也陛下方以至明獨斷正要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有助英睿若不收摯人材何以多得公忠之人任用耶臣願陛下清心正慮以觀羣臣清心在至公無偏正慮在不惑姦說辨別邪正消除朋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辯讒以進忠容諫以

養直謹聽以廣謀剛斷以明事信任以保功

必求忠實
正直之臣

以信謙恭以求助

屈人主之勢以感臣下之心則有
亡身報國之效必有輔佐之功

此

廷臣所以歸心也安國家保社稷莫如百姓聖人有言

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蓋民定則國定民富則國富用

度百索出於民間常令足衣食無困無怨則事事樂

供於公上矣君臣相與謀謨經綸者在此而已臣願陛

下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寬省賦斂輕簡徭役豐穰和平

則安養富庶之使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

不失所臣下有寬愛百姓之請者面詔大臣必行之臣
下有撻斂百姓之說者面飭大臣深責之此百姓所以
歸心也夫繫中國之強弱安危者莫如外域當使其畏
威懷德謹職修貢敵國則有主賓之義禮信之所接屬
國則有忠臣之道命令之所加常處於義信之間而後
可以言中國矣自古以遠人懷德畏威為疆不務以關
地為疆也以先制人為安不以受制於人為安此不可
不察也臣願陛下命大臣必精選忠賢材略之士付

以帥權無用私愛諛從之人終悞邊事謹守疆場寶有
土地明信重威制貪禦侮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
不苟且目前無事養成後患為朝廷他日之憂必也有
恩有威使之知懼服從奔走之不暇此邊鄙所以歸心
也此四者誠得忠賢上助聖謨然後安靜可成矣陛下
今欲發其聰明廣其仁孝上安兩宮之慈下收四海之
望始自於宮掖左右中逮於朝廷羣臣下至於百姓遠
及於四方歡然一意歸心於明君可謂安靜矣若夫羣

心歡欣和氣充塞可以致陰陽順序風雨應節年穀豐登人民富壽帝王之能事畢矣臣蒙殊恩擢自侍從塵歷輔佐竊觀陛下有仁聖之資願陛下行仁聖之事望陛下成仁聖之功此老臣區區報國之心也惟陛下財赦而垂聽焉

知定州蘇軾朝辭上奏曰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

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弊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

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
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
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
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
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
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
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
闕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

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
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
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
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
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
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
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
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

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
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
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
誠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心先處晦而觀明
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
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
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
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

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

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
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
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
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
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
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
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
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

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
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覩萬一
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
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
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
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

紹聖中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曰臣竊觀易以龍名乾
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

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
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
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是以古之聖王黜幽
陟明惟先蔽志彰善瘴惡斷出於己賢否既辨邪正自
分彼雖欲崇私黨尚朋比何緣而致哉後世之君間或
昧此主威不立權歸乎下終底危亡者以其失乾剛之
道也臣試論之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
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姦臣

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欲去邪而失在於不斷雖欲任賢而失在於不果邪不去則害忠良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辨於此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姦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賢不果權臣所以執國

命同己者陰相結納寘之權要以為己助異己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於唐是也夫朋邪萃于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採之輿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興等往來讒毀交鬪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於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為相內結宦官外乃給帝

令羣臣奏事先白宰相顏真卿極論其非蓋欲尊君而
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
福之要不在乎他不在乎果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致治之本其在茲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
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
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為陛下陳之然興亡之事足為
鑑戒以舜之為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
敢効古人引此以獻狂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

之惟辟勿貳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
斥去姦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次升時為左司諫又奏曰臣竊觀古之君臣協心戮力
興事造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以和而已朝廷和於
上則百官和於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二帝三
王所以昭盛德洪治道者以此故舜典曰四門穆穆納
于大麓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伊尹曰惟和惟一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然則廟堂之上謀謨之臣不以

和相濟而欲致隆平召和氣其可得乎恭惟陛下遙追
來孝脩復法度圖任舊人緝熙先烈真大有為之時左
右大臣宜體至德咸懷忠良一心以經綸天下之務紹
成無疆之休則無負於陛下之責任矣苟懷異志持異
論背公向私違善依惡無雖雖濟濟之德懷歛歛訛
之謀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紛爭誼譁豈惟失具瞻之道
實負陛下矣不獨負陛下又將以眩惑陛下耳目雖大
明遠照洞達幽微真偽是非了然判於胸中而詢事考

言之際豈能與之口舌爭大臣如此累國非細可不察
歟伏望聖慈渙發德音親諭大臣俾懷純一之德而無
背憎之心庶幾虞典九官終共熙於帝載尹躬一德遂
克享於天心迺天下之福萬世之利也臣蒙陛下擢置
言責智識淺陋區區管見以致治之要在朝廷和而已
敢獻瞽言伏望陛下少加察焉

哲宗時侍御史蘇轍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

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
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
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
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
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
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
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
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

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
釁闕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
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已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
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
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
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
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
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

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
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
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
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
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
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
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閒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
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

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
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
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
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
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
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
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
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

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

轍守陳州論時事疏曰臣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衰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

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慮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

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

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

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
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
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
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
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
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
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
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

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
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諍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
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
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
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
為怨最深為患最大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
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
復匆匆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患反謂陛

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
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
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
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
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
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
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
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

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耶非邪
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
而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
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
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
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
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
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

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何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之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為羣盜侵

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
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
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
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
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
疲勸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
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
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

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

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息侯及有識者詳議
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
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
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
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
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曰臣聞天下之政皆顛致治而不
能無蔽天下之言皆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適用天下之

情皆有愛而莫切於愛君天下之情皆有憂而莫大於憂國此明王睿主所以廣覽博聽而求其闕失忠臣志士所以危辭直論而竭其懇誠也苟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蔽之政則辭旨浮略而意不迫切於愛君憂國之心有所未盡安能補於世哉譬如施干戚之舞以解重圍講鄉飲之禮以治軍旅多見其無益也昔貢禹為漢元力言治道以為盡如太古則難宜少放古以自節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上嘉其質

直之意多所聽納深自約損匪彛過制大半罷之至于
崔寔著論根極時要則亦以為濟時拯世之術期於補
綻決壞枝枉傾邪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已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宜以鉗勒韃輶為救豈暇及於
和鸞節奏哉夫二子之言皆不泥一隅該通事變質之
前世而不繆驗之來今而可以為鑒臣竊慕焉恭惟國
家承百王之敝當天下文治之極法度廢而不立威令
委而不行上下偷沮風俗彫薄四海之勢如乘敝舟以

涉長河而無所維御汎汎焉日就其深而不為壞敗之計甚可痛也陛下天資神聖享有寶命一日纂承大業而四海之人歡然嚮順無有毫髮之警者豈獨天命然哉乃仁宗皇帝之德澤至深至厚結於人心之堅也為人子治人之天下而坐視若此於持盈守成之道何如哉臣資識狂愚闇於長慮第聞忠讜可以死節昔嘗考六經之微言覽百氏之異論推迹近事得其大端至於安危治亂之幾是非邪正之漸得失興亡之際未嘗

不為陛下反覆而究之中夜三思繼之以日欲一發憤
懣指陳要極以感悟天聽扶救國體苟人主從而警懼
回心於社稷之計睿明之德無所虧損天下之大憂日
漸銷散則臣退就鼎鑊其甘如飴而藏伏幽賤厥路無
繇幸今明詔申諭雖巖穴草茅之人皆得以直言上達
乃臣之志願庶幾適於今日矣敢沿科舉以畢其愚臣
竊以為王道之端萬化之本莫大於身正以率天下故
有貴始天下之大務憚而不為則德墮功喪無以光紹

祖宗之休烈徇名而昧其實則習尚虛曠風化頽墜而不可振起故有究治君臣之交必親之以至誠然後可以畢天下之能事大臣之分莫若盡道以致主故有明任設官授職者所以與天子共理法制大壞賢不肖失其別則生民安所蒙賴故有議官人君能結天下之心則邦本堅固而莫能動農夫重困國費浮冗力役不蠲疾病無養皆世之大蠹故有重民民力之耗莫甚於養兵軍政不立則驕惰日長將材不任則舉無成功推類

以勝則漸不可長教民以戰則法不可失故有制兵二
邊之患日甚一日而制御之道未可以經遠故有慮邊
總其大歸以盡夫終始故有策原求之於文則不足推
之以用則有餘臣之區區不敢默於此也

貴始上

臣聞治道有本末物理有終始王政之所施有先後如
萬目之附於綱衆流之出於源挈之則張澄之則潔端
本者所以治末也慎始者所以圖終也施之宜先者不

可一日而後也此善惡邪正之所漸而安危治亂之所
由生也是人主之大範也昔春秋之文謂一為元學者
推明其義以為視大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自貴者
始也又曰正次王王次春者上承天而下正己也人君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考於大經大法義訓既白以天下
國家理勢而質之尤深切而著明乎夫人君之即位者
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所始也公卿大臣瞻仰清光而

觀其注措也黎元兆庶延頸企踵而覬其惠養也外藩
邊衆傾耳側目而想其威令也公卿大臣則必有以結
其心黎元兆庶則必有以慰其望外藩邊衆則必有以
懷其情舉是三者而先之夫何萬事之足治哉是以古
之賢君嗣守大業皆深知正本貴始之意欲治安而惡
危亂就善而去惡趨正而遠邪日新盛德輝光篤厚發
為大政鼓舞四海人人聞之莫不聳動悅服而以為吾
君之有某善則吾之幸矣君之舉某事則吾將享其利

焉是故人道物情無違悖之理天施地化無逆沴之變
然後躋世清寧享國永久豈不休哉詩書所載抑可得
而言也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商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稱祖甲之德曰作其即位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至于成王上繼
文武之業下憑周召之助法度脩明教化深厚天下可
謂安矣然而朝廟告神謀議庶政慎微求助則其詩乃
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予其懲而

愆後患及其羣臣因而進戒則亦曰天維顯思命不易
哉而又以公劉訓民事以卷阿喻求賢以立政規任人
以無逸防好豫是以成王寅恭抑畏動履德義功成治
定不墜祖考之洪烈永惟商周之隆賢君之初蒞政其
有為於天下則如此至矣其警懼誨飭於身則又如此
勤矣豈非所謂正天下之本而貴王道之始歟然則三
卿序進而皆有以授於天子者亦志乎此也一策言其
憂之長而務除患也二策言其無事而慮則可以息禍

也三策言其吉凶禍福之相倚伏當謹戒而無怠也忠臣之愛其主丁寧反覆諄諄而不倦者亦欲正本而貴始也臣竊觀漢唐之衰闇君繼世不貴本始廢失法度大槩無以懷服天下之心於是生民失望而內外得以窺其釁覆亡敗滅可不悲哉陛下受天眷命續四聖之統踐阼以來恭默思道三年不言可謂孝矣吉服親政既一歲矣公卿大臣率職聽命咸願致其忠力莫敢少懈而聽任之際或異僉諧黜賞之端或殊公共此豈結

其心之術哉若乃慰黎元之望則德澤有未敷懷邊鄙
之情則忠信有未至豈深仁厚德無迹而難明邪抑睿
謀英斷有發而不憚邪臣愚不能處也然臣惟恐中外
之心觀於初政慊慊然常若不滿矣謂人道物情之無
違悖乎則陛下欲舉典禮追崇本親而盈廷沸議以為
失名分之正不可垂憲萬古下至草茅閭巷切切偶語
輒論是非由此觀之天下之情可知矣謂天施地化之
無逆沴乎則癘氣流行萬衆疫死八月大水都市漂溢

秦晉諸郡同日地震星緯示變終月不沒旱蝗繼至赤地千里由此推之上帝之警戒可見矣陛下安得不深思而極慮哉夫天下之治莫若先之以身故臣願陛下遠覽商周之盛近鑒漢唐之衰考春秋正本之義遵三卿授策之戒乘大明繼照之初先治諸己以倡王道以副天下之欣戴然後條當世之務而審其所以措置云

貴始下

臣聞治己之道其始必思其次莫若慎乎漸其終無善

於聽納務此三者則主德完而王道備矣天命至重思所以奉順宗社至大思所以保守生民至衆思所以撫養萬務至繁思所以處正災異未弭思所以銷去羣情未順思所以懷服臣故曰其始必思秉心寅畏好德不怠所以奉順天命也循襲法度懼辱祖考所以保守社稷也早夜勤政通究微隱所以撫養生民也審慎聽斷無任獨智所以處正萬務也引咎自新矯革前失所以銷去災異也推誠待物不忍有欺所以懷服羣情也此

數者非高遠而難見非勞苦而難行也皆附近人理切
中事情不為則已為之則至也聖賢之教存乎其中而
仁義之主不能出乎其外也陛下幸赦臣狂瞽而察之
可也出一言而玷未敗天下之大政也舉一事而妄未
隳天下之大法也四方無虞而宴安逸樂未為人主之
大過也崇高富貴而嗜好外形未彰人主之大失也其
端雖不及於彼而其漸必能至焉謂一言之玷未敗大
政而不慮則其漸將至於號令悖繆而中外無所取信

矣謂一事之妄未墮大法而不正則其漸將至於典章
廢墜百度不守而後嗣無足觀矣以宴安逸樂未為太
過而不節則其漸將至於流連終日荒耽昏惰而萬事
叢勝矣以嗜好外形未彰大失而不戒則其漸將至於
姦佞近習窺所欲而奉之于紀撓權而不可禁矣臣故
曰莫若慎其漸是以聖君賢主制之於將然而不及於
已然遏之於微而不見於著昔宣王扶衰撥亂周道復
昌洪勳遠業可謂盛矣而詩人乃以慎微為美由此觀

之則慎微者王治之本而人君之先務歟太祖決事或失慮書之史退朝不樂而有王者豈可容易之說太宗既即位不復語及音律嘗謂承喪亂之後勵精為治天下已安乃知勞苦有效儻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墜以至伶人有請補外者真宗時宦官或以外官勤幹為請而願正其秩乃詔選部擇人以代之又有以某之貪廉聞上者乃命監司按狀而未嘗輒聽其言先帝善於持盈尤務畏戒嘗遠視前古得失列述百圖著為至鑒其

辭有曰慕令德之餘芳警昏朝之失道凡此者累聖防微杜漸之大略繼體守文之切訓也陛下光紹丕烈始建治統固宜純法祖宗之顯懿以發揮盛德而幸天下也深思至慎濟之以聽納則堯舜之盛無以先也夫朝廷設官置職而命曰諫諍者何也得非天下之務安危治亂所繫甚大而人主之聰明不可自用乃責其有補邪非特循故事具常負而已也人臣直躬正色與人君爭辯於正邪是非之際有至戮辱而猶不憚者何也得

非以義激於心言任其責不敢循默自便而欲其感動邪亦非好犯危難以死就名也原朝廷設官之意察人臣愛君之誠則諫之為益多矣臣故曰其終無善於聽納日者御史有以言罷去而塗之人惑於傳聽敢以為說雖臣愚亦為朝廷惜之臣不惜數子之去而惜國家之體也昔先帝嘗黜諫臣矣而天下不以為言陛下一罷御史而人敢以為說者何也蓋先帝享御日久好諫之德足信於天下雖觸威悟意亦或罷黜而人不疑焉

今陛下初蒞大政雖有納諫之心四海之人既未能皆知其詳而御史又以言去職此疑似之迹不可家至戶曉臣竊憂讜直之路塞危詞正論不敢輒獻而盛德虧喪矣此所惜者體也雖神聖之資羣臣莫及有聽從而無諫諍然仁至麇卵則鳳凰有時而來擇狂言恕訐則忠規嘉話輻湊于前而治道至矣惟陛下留神聽納實萬世之幸

究治上

臣伏思國家享有天下百餘年矣吾君吾相同心合德
日夜孜孜營治之勤過於前古而太平未見其實者弊
果安在哉好靜而惡動喜無事而憚有為而然也夫靜
出於動無事處於有為天地之生萬物其先莫不旋斡
運變周流不息以極其神而後乃收功於靜聖人之經
綸斯世其始必剷除蕩滌無所不施以平天下之多難
而終乃底於無事此物化之先後治道之始終其致一
也今惡動而憚有為則所謂靜與無事者終不可得而

猶好之喜之不亦惑乎世俗之論曰動不若靜循仍易而興作難是不究利害之深淺理勢之宜如何也是執一隅之說不知適變之道也是苟一朝之樂不議千日之憂也夫人之受疾有重輕故醫之為術有速緩或一寒一暑之侵爍於膚腠此其淺而易去也則治之之術不過安神靜氣而自固可計日以起至於腹心難治之疾則不然彼其所感者深故所苦者甚異既將隣於悴亡而吾猶使之自養以待抑亦迂矣是必力攻急逐於

死生之際而決其一勝何瞑眩之足惜哉大廈之居莫不欲便安而重創建藩籬缺漏補葺之可也榱桷弊壞完治之可也若乃基構頽圯樑腐棟撓一大風雨幾有摧覆之患則又豈補葺完治之可救哉勢至於此而猶重創建之勞則無以享便安之逸矣天下之事固有不
可已者而已之非所以振起治功而恢明國體也方今
之弊豈非天下有不可已之事而朝廷有不欲為之心
乎持不欲為之心當不可已之事則取過目前而未暇

於長久之計臣恐國家之政日苟一日歲苟一歲而可
憂之漸有甚於此時者矣夫二邊盛彊窺侮王室兄弟
之好既結於北而王爵之封已加於西歲出金綸數十
萬分命賜與以為同盟之具可謂厚矣三邊要地夙夜
經意境守攻戰非無備矣介使屢至慢書數上出無厭
之語啓難塞之求以搖動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
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息民為說以
好戰為戒未嘗一議誅伐之策而與之正中國四夷之

分惟默默貸忍百計應接而幸其不為南牧之寇臣竊以為未安也大河為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為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亦多矣蒸薪之積隄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壅之於東則奔于南障之於西則注于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共憂而天下之熟聞也然猶以開河為功以遏塞為利募富人度釋子以給其費欲息尋丈之奔衝乃致千里之漂

潰而未聞建定大議觀水所向徙民避患而徐為之謀
臣雖甚愚亦不敢有取也舉今之務莫大於此兩端皆
其勢之不可已者猶已而不為推此而下則庶政之苟
簡臣不得而悉數矣是以天下之人激昂奮厲之氣少
媮且怠惰之心多事勞而功不立政發而王道不隆由
此其故也惟吾君吾相深窮利害之本而權之以時乘
聖賢之會而相與講磨淬濯於廟堂之上不惑於一偏
之說而斷之以力行喜動而不惡大有為而無所憚以

起天下柔弱不振之態而完其堅壯全盛之體可也古所謂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則機會之至其可失乎

究治下

臣聞人主欲有為於天下而無所憚則天下之事不足為也然而名實之辨不可不察也舉天下之事而皆可以為則天下莫不知其善治也後世莫不稱其難能也天下之事舉皆為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實末近於名實

居其先而名處其後也好實則所務者本也無意於名而名隨之好名則所逐者末也未必有其實也此名實之辨也昔之聖人施為於天下者蓋非有求於名而行之及其功成事立而名自得舜舉十六相誅四凶所以去天下之害而興其利也然後有進善黜惡之名禹乘四載決九川導九河驅洪流而殄之海所以保斯民之命而粒其生也然後有捍災禦患之名三代君天下耕以井田稅以什一教以學校罰以肉刑所以援斯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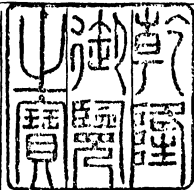
納之仁壽也然後有至治之名然則名者豈在好而求之哉王政之弊莫大於好名而不為其實好名而不為其實則事失本始而所逐者末也後世不知聖人有得名之實徒見其名之甚美竊好而欲求之乃獵取其近似者而行焉及索其實蓋闕如也今日之弊信有類此矣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歲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大計者豈非古所謂冢宰以通法制用於歲杪乎然而取之過藝極而橫斂數下積之非有餘而浮費無窮不可量入

以為出也耕三年者未有一年之蓄也凶旱水溢則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羣吏勉脩厥職毋以簿書期會為故者豈非古所謂作興教化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議制令頒布告期類多賦役獄訟米鹽貨幣之請乃俗吏之為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回心嚮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民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王問道而求諫百官箴王闕乎然而公車不召對尚書不問言未聞燕見紬繹而覽章引咎也凡為此者得非先名而

後實歟誠能均節財用寬裕黎元矣可以命冢宰制國
之經費也誠能導民以德動民以行矣可以責羣吏於
簿書之外也誠能求善無厭改過不吝矣可以來天下
之上封論政也凡為此者所謂先實而後名也天下方
患名之浮而不見朝廷勤治之效苟人主一旦奮然揭
其實而示之以聳動天下之耳目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若雷霆之震日月之臨照威聲光耀窮極天地之表而
著見萬世矣所得之名豈若向之近似者哉臣敢遂道

前世有為之君殊勲懿烈已驗於往者以取必於睿斷
昔漢宣帝勵精親政綜核真偽信必刑賞樞機周密品
式備具上下無苟且之意於是生民安業而單于慕義
來享議者以為効優於孝文而德侔於商周之賢王唐
憲宗決策定議明抗國威以平數十百年方鎮僭叛之
勢則亂階逆本誅削幾盡而國之紀律復振齊威小國
之諸侯也委政不治疆隣交侵及其封即墨大夫烹阿
大夫發兵四出則趙魏齊之君請和國人震懼無敢飾

非者此皆為之有其實也況以國家大定久安之勢究
其實而不奪其名則何施而不可何為而不立豈特漢
唐之比耶惟陛下留神考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十一